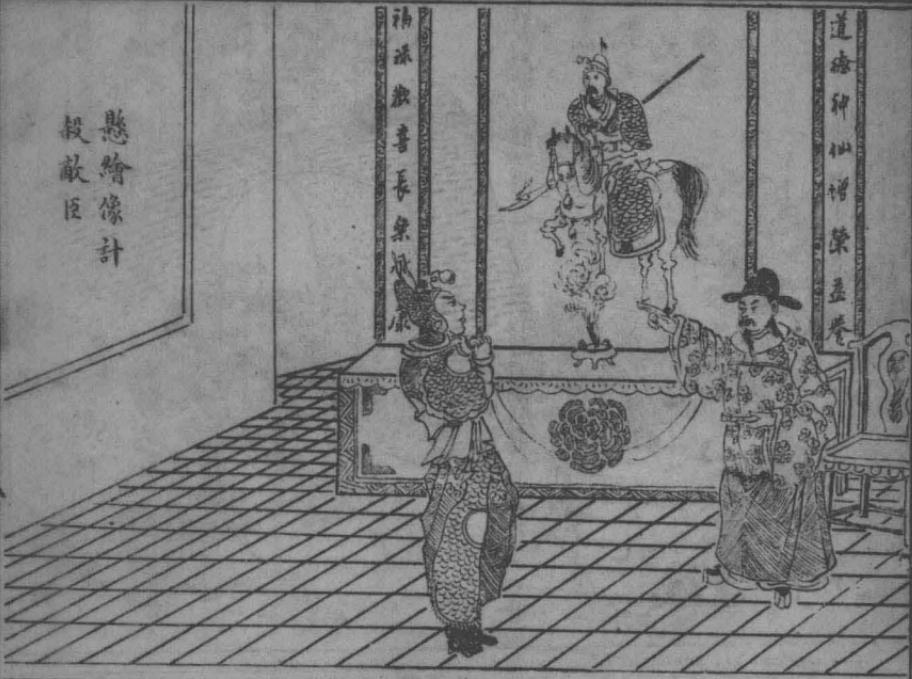


繪圖宋史通俗演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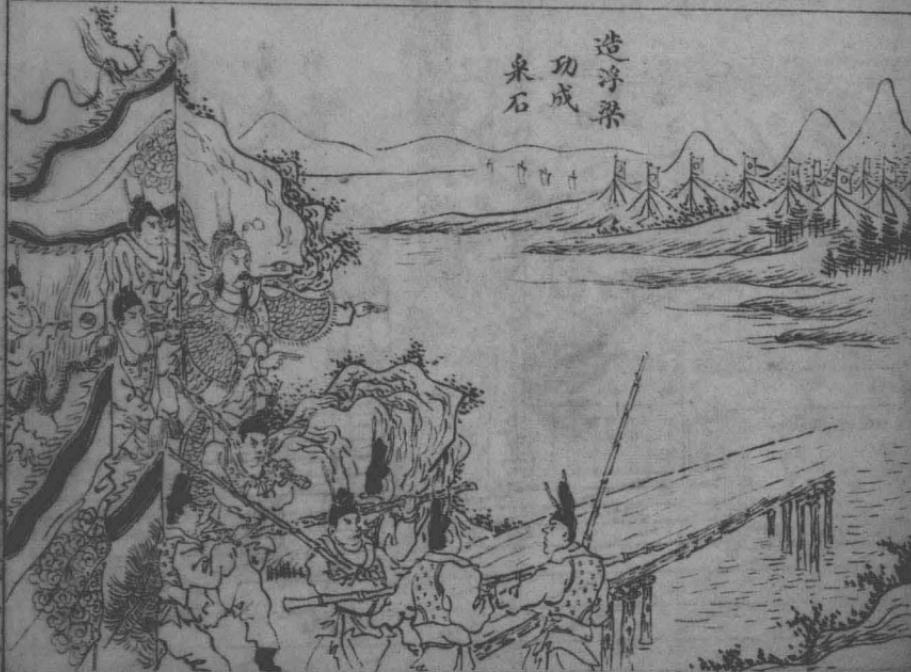
冊二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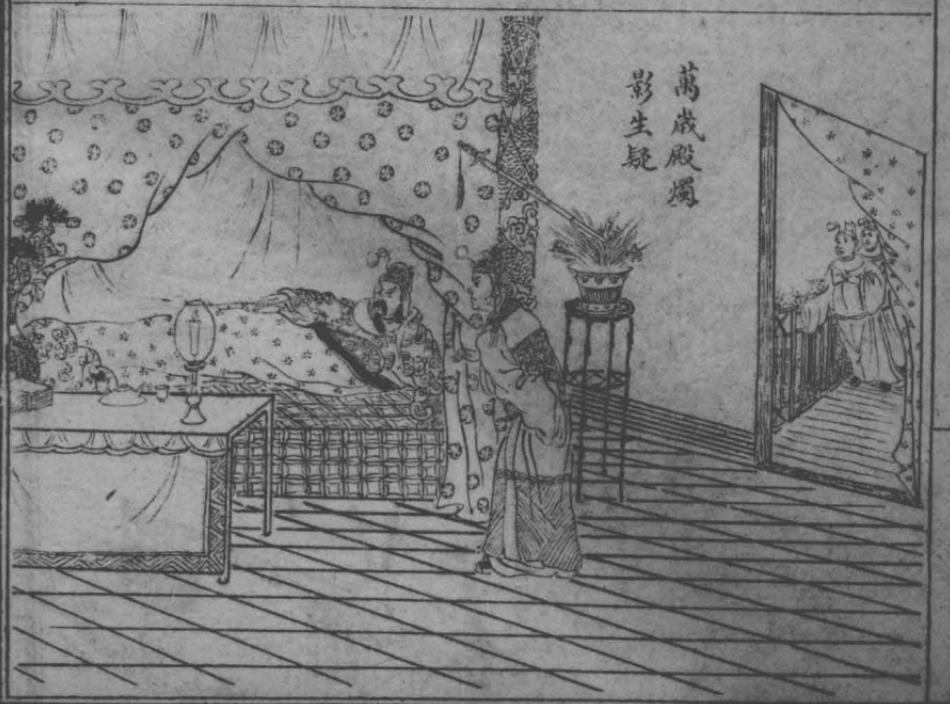
道癡神仙憎
蒙益眷

福珠戲喜長榮



造浮梁
功成
采石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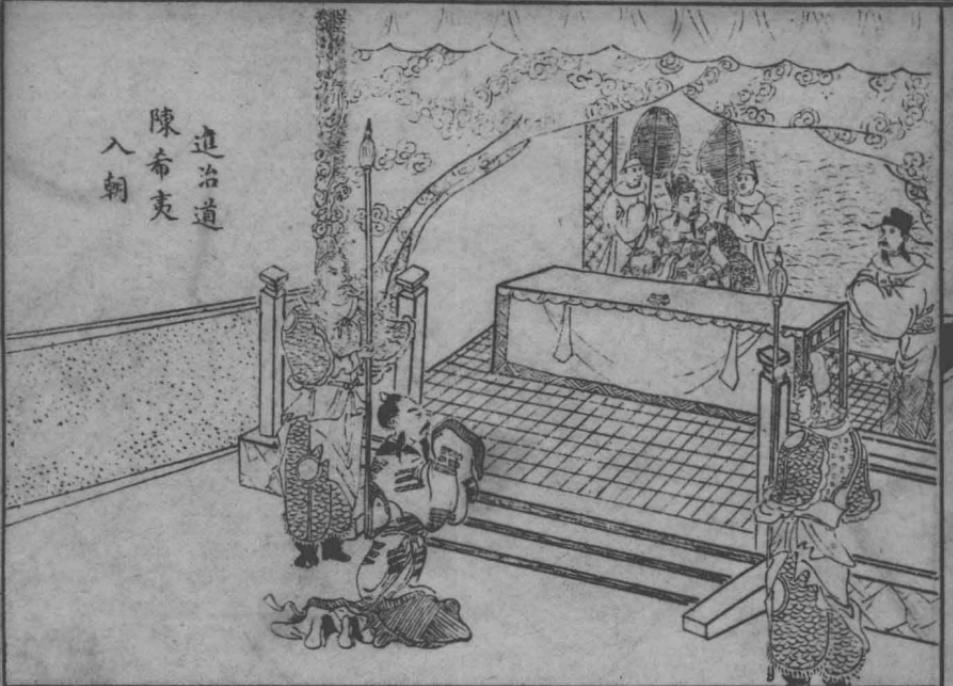
弄巧
成拙
妹情
殉邊



脩怨背盟
皇弟受禍



進治道
陳希夷
入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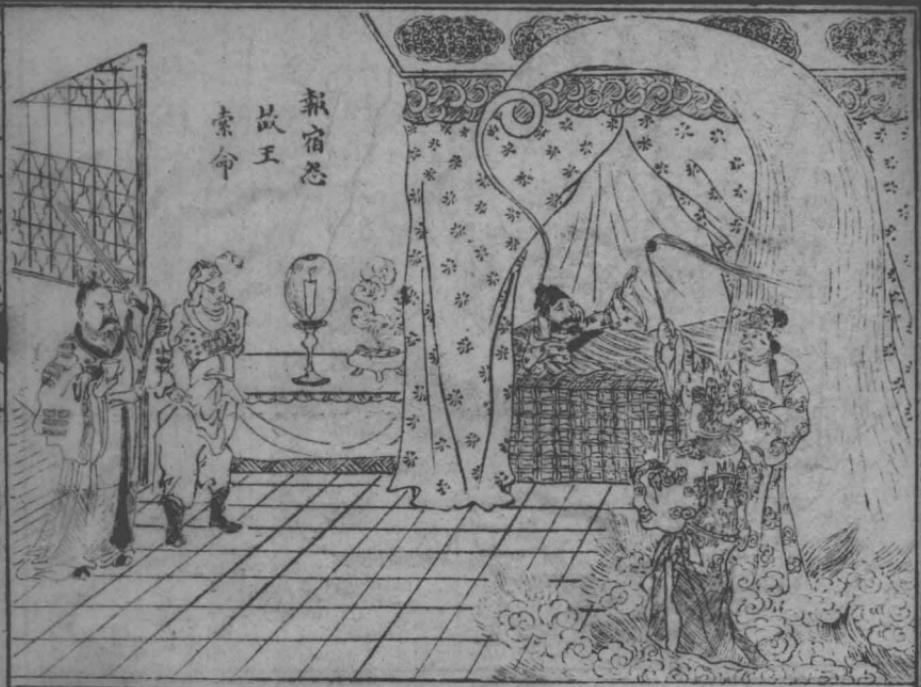


遁窮
荒李
繼還
降虜









報宿怨
故王
索命



討亂
黨宦
寺
興兵

伐西夏五路出師



大元朝

立新皇
百官入賀



圖書
宋史通俗演義卷二

第十一回 懸繪像計殺敵臣 造浮梁功成采石

却說南漢主劉鋹被宋軍擒住。押送汴都。太祖御崇德門。親受漢臣。當即宣諭責銀。銀此時反不慌不忙。向前叩首道。臣年十六僭位。冀澄樞李托等俱先考舊人。每事統由他作主。臣不得自專。所以臣在國時。澄樞等是國主。臣實似臣子一般。還乞皇上明察。

此數語已見辨才。太祖聞奏。乃令大理卿高繼中審訊。澄樞等一千人犯得種種奸謀。情狀當即請旨。將澄樞李托推出午門外斬首。特詔赦銀。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。封恩赦侯。

銀有可誅之罪。故且封之。刑賞兩失矣。

銀謝恩退朝。當有大牢留着。俾他居住。銀弟保興亦得受封為右監門左僕射。所有蕭灑以下各官屬。俱授職有差。潘美等凱旋後。載歸劉銀私財。由太祖仍然給還。尚有明珠四十六竇。金帛相等。銀用明珠結成一龍頭角爪牙。無不畢具。且極巧妙。當下入獻大內。太祖瞧着。語左右道。銀好工巧。習與性成。若能移治國家。何至滅亡。左右皆唯唯稱是一日。太祖幸講武池。從官未集。銀先稟見。由太祖賜酒一卮。銀接酒不飲。竟叩頭流涕道。臣承祖父基業。違拒朝廷。致勞王師。征討罪固當誅。陛下既待臣不死。臣願做個大梁百姓。沐德終身。承賜卮酒。臣未敢飲。你也怕死。為何

置就人太祖道。你疑此酒有毒麼。朕推心置腹。怎敢暗計殺人。說着。命左右取過銀酒。一

其實也應該既死

太祖不但無心加害。且加封銀為

衛公。這且擋下不提。且說南漢既平。南唐主煜震恐異常。遣弟從善上表宋廷。願去國號。改印文為江南國主。且請賜詔呼名。太祖准他所請。惟厚待從善。除常賜外。更給他白銀五萬兩。作為贐儀。看官道是何因。原來江南主李煜。曾密貽趙普計銀五萬兩。普據實入奏。太祖道。卿儘可受用。但覆書答謝。少贈來使。便可了事。普對道。人臣無私餽。亦無私受。不敢奉旨。太祖道。大國不宜示弱。當令他不測。朕自有計。卿不必辭。至從善入朝。乃特地給銀。仍如李煜贈普的原數。從善還白李煜。君臣都驚訝不置。忽江都留守林仁肇。上書闕下。略言淮南戍兵。未免太少。宋前已滅蜀。今又取嶺南。道遠師疲。有隙可乘。願假臣兵數萬。自壽春徑渡。規復江北舊境。宋或發兵來援。臣當據淮守禦。與決勝負。幸得勝後。全國受福。否則陛下可戮臣全家。藉以謝宋。且請預先告知宋廷。只說臣叛逆。不服主命。那時宋廷也不能歸咎陛下。陛下儘可安心哩。林肇此策實足挑釁。李煜如或依言。則一早當死。李煜不從。林仁肇夙負勇名。為江南諸將的翹楚。太祖亦聞他驍悍。未敢輕敵。所以暫從羈縻。畫江自守。但心中總不忘江南。屢思除去仁肇。以便進兵。可巧開寶四年。李從善又奉兄命。赴汴入朝。太祖把從善留住。特賜廣廈。授職泰寧軍節度使。從

善不好違命。只得函報李煜。留京供職。李煜手疏馳請。求遣弟歸。偏偏太祖不許。只詔稱從善多材。朕將重用。當今南北一家。何分彼此。願卿毋慮等語。

明是就從善身上設計除肇否。則烏用彼

為李煜也。未識何因。常遣使至從善處。探聽消息。嗣是南北通使。不絕於道。太祖即遣

繪師同往。僞充使臣。往見仁肇。將他面目形容。寫繪而來。至從善入觀。即將仁肇繪像懸挂別室。由廷臣引使入觀。佯問他認識與否。從善驚訝道。這是敝國的留守林仁肇。

何故留像在此。廷臣故意囁嚅。半晌纔道。足下已在京供職。同是朝廷臣子。不妨直告。皇上愛仁肇才。特賜詔諭。令他前來。他願遵旨來歸。先奉此像為質。言畢。又導往一空

館中。並與語道。聞皇上已擬把此館賜與仁肇。待他到汴。怕不是一個節度使麼。從善口雖答應。心下甚覺懷疑。至退歸後。便遣使馳回江南。轉報乃兄。究竟仁肇有無異志。

李煜即傳召仁肇。問他曾受宋詔與否。仁肇毫不接洽。自然答稱沒有。那李煜也不訪明底細。便疑仁肇有意欺蒙。當下賜仁肇宴。暗中置酖。仁肇飲將下去。回至私第。毒性一發。七竅流血。竟到枉死城去了。

這條反間計也。只可騙李煜兄。弟若中知以上也不至中計。

太祖聞仁肇已死。大

加歡慰。惟從善仍留住不遣。且令他轉達意旨。召煜入朝。煜止令使臣入貢方物。且再請遣弟歸國。太祖仍然不允。且促煜即日赴闕。煜佯言有疾。始終不肯入京。太祖乃擬

發兵往征。

徵本題時。故周主母子已遷居房州。周主病歿。太祖素服發喪。輟朝十日。謚為

周恭帝還葬周世宗慶陵左側。號稱順陵。

叙周恭帝之歿文無漏筆。周恭帝年葬事甫適冠即聞去世也不免有可疑情事

繞了。又值同平章事趙普。生出種種疑案。免不得要調動相位。所以將南征事又暫擱起。原來太祖於嶺南平後。復乘暇微行。某夕至趙普第中。正值吳越王錢俶寄書與普。且贈有海物十瓶。置諸廡下。驟聞太祖到來。倉猝出迎。不及將海物收藏。等到太祖入內。已經瞧着。當即問是何物。普恰不敢虛言。據實奏對。太祖道。海物必佳。何妨一嘗。普不能違旨。便取瓶啟封。揭開一視。並不是什麼海物。乃是燦然有光的瓜子金。佳物看官曾閱過上文。昔曾謂人臣無私受。如何這種海物。却陳列室中呢。這真是冤冤相湊。反令這位有膽有識的趙則平。弄得跼蹐不安。沒奈何答謝道。臣未發書。實不知情。太祖歎息道。你也不妨直受。他的來意以為國家大事。統由你畧生作主。所以格外厚贈哩。此語與前文大不相同 言已即去。趙普匆匆送出。懊喪了好幾天。嗣見太祖優待如初。方纔放心。那知一波未平。一波又起。普遣親吏往秦隴間。購辦巨木。聯成大筏。至汴治第。親吏乘便影戤。多辨若干。轉鬻都中。藉取厚利。三司使趙玭。查得秦隴大木。已有詔禁止私販。普潛遣往購。已屬違旨。且販賣牟利。更屬不法。當將詳情奏聞。太祖大怒道。他尚貪得無厭。遂命翰林學士承旨擬定草詔。即日逐普。虧得故相王溥。力為解救。方停詔不發。後因翰林學士盧多遜與普未協。召對時屢談普短。太祖更滋不悅。待普益疎。普乃

乞請罷政。當有詔調普出外。今為河陽三城節度使。盧多遜得權為參知政事。多遜父
億嘗任職少尹。時已致仕。聞多遜許普事。不禁長歎道。趙普是開國元勳。小子無知。輕
詆先輩。將來恐不能免禍。我得早死。不致親見。還算是僥倖哩。為後文多遜既而德即
流配伏筆

病歿。多遜丁憂去位。奉詔起復。他即入朝視事。很得太祖信任。太祖復封弟光義為晉
王。光美兼侍中。子德昭同平章事。內顧無憂。乃復議及外事。仍召江南主李煜入朝。煜

送次奉詔。頗慮入京被留。奪他土地。因此托疾固辭。陰修戰備。無如聲色榮情。憂樂無
常。他本立周氏為后。嗣見后妹秀外慧中。遂借姻戚為名。召他入宮。密與交懼。后憤恚

成疾。

遽爾謝世。后妹即入為繼后。憑着這天生慧質。曲意獻媚。按譜徵聲。得楊玉環霓

裳羽衣曲。日夕研摩。竟得神似。自是朝歌暮舞。惹得李煜意蕩神迷。無心國事。亡國禍
胎多由
女色廢教之
以示炳成

太祖屢徵不至。遂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。潘美為都監。曹翰為先

鋒。將兵十萬往伐江南。

彬等受命。後即日陞辭。太祖諭彬道。前日全斌平蜀。多殺降卒。

朕時常歎恨。

此次出師。江南事一概委卿。切勿暴掠生民。須要威信兼全。令自歸順。辛

得入城。慎毋殺戮。設若城中困闊。亦當除暴安良。

李煜一門。不應加害。卿其勿忘。

似不愧仁
人之言

彬頓首聽命。太祖令起。拔劍授彬道。副將而下。如不用命。准卿先斬後奏。卿

可將此劍帶去。彬受劍而退。

潘美等聞到此語。無不失色。彼此相戒。各守軍律。乃遣彬

出都南下。先是江南池州人樊若水，在南唐考試進士。一再被黜，遂謀歸宋。他於平居無事時，在采石江上，借魚釣為名，暗測江面的淵狹，嘗從南岸繫着長繩，用舟引至北岸，往還十數次，盡得江面尺寸，不失纖毫。至是聞宋廷出師，即潛詣汴都，上書陳平南策，請造浮梁濟師。太祖立即召見。若水呈上長江圖說，由太祖子細審視，所有曲折險要，均已載明。至采石磯一帶，獨注及水面澗狹，更加詳細，不禁大喜道：「得此詳圖，虜在吾目中了！」遂面授若水為右參贊大夫，令赴軍前効用。復遣使往荊湖，造黃黑龍船數千艘，又用大船載運巨竹，自荆渚東下。是時江南屯戍，見宋軍到來，尚疑是江上巡卒，只備牛酒犒師。未嘗出兵攔阻。宋軍順流徑下，直抵池州。池州守將戈產，遣偵騎探視，方知宋軍南征確音，急得手足無措，竟棄城遁去。曹彬等馳入池州，不戮一人，復進兵銅陵。纔有江南兵前來抗禦，怎禁得宋軍一陣驅殺，不到數時，統已無影無踪。宋軍再進至石牌口，先由樊若水規造浮橋，作為試辦，然後移置采石。三日即成，不差尺寸。曹彬令潘美帶着步兵先行渡江，好似平地一般。當有探馬報入金陵，煜召羣臣會議，學士張洎進言道：「臣偏覽古書，從沒有江上造浮橋的故事，想係軍中訛傳，否則宋軍即來，似這般笨伯，怕他甚麼？」趙括，後謂父書無救長平之敗，張洎亦如是爾。煜笑道：「我亦說他是兒戲，雖不足深慮，言未已，又有探卒來報，宋軍已渡江了。」煜略覺着急，乃遣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